

日本鍍花“金阁寺”鍍金铜罐

■江苏南京 胡剑明

不久前,收藏爱好者平海先生在南京古玩市场寻获一只日本鍍花“金阁寺”鍍金铜罐(见图)。此罐无盖,高9、腹径13、口径6.5、底径7.5厘米,净重约150克,从其功能看应该是储存茶叶的实用器,同时因制作精美,也可用作案头观赏器。其器型扁式腰鼓状,简朴雅致,令人感觉牢靠稳固。据金石学研究者叶伯瑜鉴赏,认为这种器型又叫“直唇平肩鼓腹台足罐,秦汉以来的青铜器、古陶瓷类一直都有这种器型,属于日本人学习中国技艺的精品。”

该罐所鍍之图案,为日本“金阁寺”,庄重秀美、俊疏挺拔、层次清晰。在一只铜器上以不同层次而展现出松树、远山近水的韵味,铜鍍金以金银二色之于黑金底色之上,栩栩如生,着实令人拍



清代碧玉笔筒

■安徽合肥 吴保华

中国玉器,举世闻名。各种玉雕如日中天,每件作品均演绎着古代玉匠们的高超技艺。在诸多的玉种之中,令人黯然一色的和田碧玉,就呈现出大量的精品之作。今撮取一件清代碧玉山水人物笔筒,与藏友们共赏。

这件清代碧玉山水人物笔筒(见图),高16.5、直径12.5厘米,呈圆柱形;质地和田碧玉,色浓纯正。全器用料整块掏膛,内壁平滑光亮;筒体满雕山水、人物、树木、台阶等多种景物;构图疏密有致,巍峨高耸,层峦叠嶂,上接云天;山脚兀石环抱,坡上各种树木繁茂峥嵘;山径蜿蜒,盘伸幽谷,行间,可见老者、童子隐落其中。人物虽小,然刻画生动活泼,神态可人,衣饰褶皱纹质感强烈,可谓形神俱妙。整图布局采用高远法雕琢,层次分明,构图严谨,景观开阔,通体纹饰繁缛而鲜明。

细览笔筒,整料整挖,碧玉肌理流云,深淡绿色自然天成,质细莹润。观其雕技,运刀自然取势,于疏落中见紧凑,得自然之趣。尤其有粗有细的一路雕风,笔法舒合清雅,用刀含蓄挺劲,琢技藏锋不露,隐起圆熟,典雅而通俗,饶有古趣。真可谓“玉石有形而无语,沿艺无形而意深”。笔筒治琢于大处下手,小处收拾,情合理顺,沁人心脾,使冷冰冰的石头泛出勃勃生机,从中可以看出工匠们的工艺沉稳娴熟的驾驭技能,幻放出迷人的艺术魅力。

案叫绝。其鍍刻刀法功力老到、包浆混匀光洁厚重。罐上虽未留款,但可看出作者应当是一位颇具功底的铜刻能手,其工艺年代应该是在中国清后期,是回流收藏品中的观赏器。

巧合的是,笔者不久前曾到日本旅游,并参观过日本名胜“金阁寺”。知道了金阁寺的另一个正式名称为“鹿苑寺”,因为建筑物外面包有金箔,故又名“金阁寺”。它是一座位于京都,最早完成于1397年(应永四年)的日本古刹,除了是知名的观光旅游景点之外,也是被日本定为“国宝”,1994年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“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历史建筑”。

根据带队的导游介绍:鹿苑寺位于京都市北区,是一座临济宗相国寺派的寺院,其名称源自于室町幕府时代著名的幕府将军、足利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之法名,但因为寺内主要核心建筑舍利殿的外墙全是以“金箔装饰”,因此被昵称为“金阁寺”。

金阁寺是1397年足利家族第三代将军义满作为别墅而修建的,义满死后被改为禅寺“菩提所”。据说以金阁为中心的庭园表示极乐净土,被称作“镜湖池”的池塘与金阁相互辉映,是京都代表性的风景。特别是在晴好天气,可欣赏到倒映在镜湖池中金碧辉煌的金阁和蔚蓝色的天空,如同美术明信片。金阁寺还有独特之处——游客拿到的并不是参观入场门票,而是写有祝福语的纸符。另外,院中的不动堂旁边有中文和韩文



的神签可供占卜。

金阁寺住宅式的建筑,配以佛堂式的造型,和谐幽雅。是庭院建筑的杰作,表现了足利义满吸收各种文化的格调与品位。这栋“四周明柱、墙少的建筑物”,使人联想起船的结构,而下面的一池碧波则给人以海的象征,金阁就像是一艘度过时间大海驶来的美丽的船。

鹿苑寺现址原为镰仓时代西园寺家所拥有的宅邸,为藤原公经(后改名西园寺公经)所建,曾经荣华一时,但在历经多代之后因为缺乏整理而倾圮。应永元年(1394)足利义满以位于河内国的领地与西园寺家交换获得这块当时称为“北山第”的山庄,开始大兴土木整理改建。隔年他卸下“征夷大将军”职位,让渡给其子足利义持,自己出家入道……

然而很不幸的,在昭和二十五年(1950)时,舍利殿因为一名21岁的见习僧人林承贤放火自焚而完全烧毁,连放

在殿中供奉的国宝、足利义满像也一同化为灰烬。日本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同名小说《金阁寺》与水上勉的《五番町夕雾楼》都是以此事件为背景题材写成。

我们从此罐上鍍刻图案金阁寺也可以看出,它是一座紧邻镜湖池畔的三层楼阁状建筑,一楼是延续了当初藤原时代样貌的“法水院”是平安时代的贵族建筑风格,二楼是镰仓时期的“潮音洞”,是一种武士建筑风格,三楼则为中国唐朝风格的“究竟顶”属禅宗佛殿建筑,寺顶有宝塔状的结构,顶端有只象征吉祥的金凤凰装饰。三种不同时代不同的风格,却能在一栋建筑物上调和完美,是金阁寺备受推崇的原因。

日本鍍花铜刻技艺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。我国明清时期就有许多擅铜刻的能工巧匠,范大鵬著《铁笔铜鍍》中,就肯定了陈寅生等人在铜刻史上的重要地位,他说“秀才出身的北京人陈寅生,于同治初年在琉璃厂开设了首家专营鍍刻铜盒的店铺万丰斋,并收徒。陈氏以其超乎普通工匠修为的诗书画印技艺,自画自写自刻,精妙入微,一时声名鹊起,购者如云。”范先生在肯定寅生“铜刻艺术第一高峰”的时候,抄本《东瀛艺匠》也恰巧记述了部分日本工匠在中国琉璃厂学习“鍍花铜刻”技艺的日志。这只晚清金阁寺铜罐的出现,使我们对盛行一时的鍍花铜刻实用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,这是那个时期鍍金工艺的重要标本,对晚清铜鍍花史研究,具有艺术价值和文史研究价值。

清代“牡丹亭”故事纹银香囊

■江苏苏州 白尼

《牡丹亭》全名《牡丹亭还魂记》,系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的戏剧代表作,也是他一生最得意之作,改编自明代话本小说《杜丽娘慕色还魂记》。汤显祖通过巧妙组合亦真亦幻、亦庄亦谐的离奇情节,成功塑造出典型的闺阁小姐杜丽娘从怀春、访春、梦春、思春、寻春、伤春、悲春等一系列精神裂变,导致养在深闺妙龄女子内心痛苦郁郁寡欢,因相思患病从生到死,又因相爱还魂起死回生的人物形象,是两情相悦男女双方最终获得婚姻自主,凄美而幸福的爱情故事。

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,女性地位卑微,《牡丹亭》中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,是歌颂两情相悦、真心相爱爱情,表达了青年男女不想被三从四德封建礼教所束缚,不愿做伪道学牺牲品,大胆追求遵从个人意愿的爱情自由、婚姻自主,显现出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,对后世而言,意义深远。从清朝《红楼梦》中男男女女不同人物,包括男女主角言谈举止即可知晓,他们均不同程度受到过《牡丹亭》的影响。

银香囊一面(图1)图案刻画的是“梦春思春”。只见:园内桃花树上桃花灼灼开放,树阴下一头戴冠、身穿宽袖袍服书生(柳梦梅),站



图1“梦春思春”

立在左上角(喻梦境中人),手持一柄圆圆蒲扇,一女子站立于右下园中假山前,手持一柄葫芦形蒲扇,两人背向而立,却都脉脉含情,各朝对方转身、扭头、回眸,似乎彼此正在互诉情肠,抑或吟诗抒爱,均面露喜愉之色,一副陶醉模样(喻梦境中两人郎情妾意,相悦合欢)。故事讲述的是:桃红柳绿春天,杜丽娘花园踏青访春,回房后春困甜眠,酣睡中竟然梦见一持柳俊秀儒雅书生请她作诗,后两人在牡丹亭畔,郎情妾意行云雨之欢。杜丽娘觉醒方知春梦一场,思春芳心魂牵梦绕中,寻梦至花园牡丹亭,却未见梦中书生,随后

因相思日重,无药可救,于中秋月圆之夜香消玉殒。逝世前留下题诗自绘春容图一幅,嘱托使女春香装盒,存放于园内太湖石下。

银香囊另一面(图2)图案刻画的是“人鬼姻缘”故事。画面上:花园内一棵枝繁花茂梅树下,一头戴冠、身穿宽袖袍服疾病初愈书生(柳梦梅),悄悄站立于庭院右上方(喻阳间),痴痴注视着自已爱恋的梦中人——左下方(喻阴间)手拿折扇,舞姿妙曼,边唱边舞作沉醉状女子(葬于梅花树下杜丽娘游魂)。故事讲述的是:杜丽娘父亲官升淮扬安抚使,临行前遵从女儿生前愿望,将其葬于花园牡丹亭畔梅树下,并造梅花庵安放女儿神位。杜丽娘死后从阳世入阴间,游魂至地府,判官见其阳寿未尽,婚姻簿上会与新科状元柳梦梅共结连理,遂放其重返阳间。此时阳间书生柳梦梅赴京应试,途中因感风寒,病宿梅花庵,病渐愈时游花园,在太湖石边偶拾丽娘春容盒,发现竟然是自己梦境中,站立于梅花树下告知姻缘的佳人,便夜夜烧香拜祝。那夜杜丽娘魂归梅花庵,恰见柳梦梅正对着自己春容图烧香拜祝,感动之下现身与之欢会,继而相恋卿卿我我,延续人鬼姻缘,两人相亲相爱如胶似漆,过起两人世界恩爱生活,后丽娘被

柳梦梅和道姑开棺还魂,做成真正夫妻。寓意生死不渝、如愿以偿、郎才女貌、男欢女爱、夫唱妇随、夫妻恩爱、婚姻美满、平平安安、荣华富贵等。

此枚清代银香囊,呈镂空半浮雕花瓶形,鱼籽纹为地,上下各饰一小银环,作连接银链及银坠之用,双面边缘各宽0.2厘米,饰有整圈交叉斜十字纹。银香囊总重5.9克(含上下两圆环),高3、宽2.2、厚0.8厘米;其一边侧开一长方形小口以放香料香精,有长1.2、宽0.6厘米(上首卷边作卡子)活动银片可供开合。手工艺制作为模压、模鍍、锤揲、鍍刻、镂空、焊接、剪片、弯片等。



图2“人鬼姻缘”